

詩書古訓
三



詩書古訓

(三)

阮元錄

詩書古訓卷三下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說苑至公。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言不公也。

天生烝民其命匪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圉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

晏子春秋諫上。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

戰國策卷六。王若負人徒之衆。材兵革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韓詩外傳卷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孕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卷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卷十。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漢書賈山傳。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獵射擊兔伐狐。目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周。黃。傳。論。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審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列女趙靈吳女傳。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旣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五。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卷八。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卷十。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漢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愬。愬。知也。詩云。爾德不明。呂亡陪亡卿。不明爾德。呂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說苑貴德。人之有闕。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闕。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闕行也。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漢書五行志。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

故其咎僭、僭、差也。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荀子非十二子篇。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鹽鐵論遵道。文學曰。上自五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

說苑臣術。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列女楚武鄧曼傳。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

漢書外戚傳。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曰傾。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卷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滎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列女齊東郭姜傳。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此之謂也。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孟子離婁上。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國語周語。太子晉諫曰。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卷五。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于夏。而周可以鑒于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卷十。丈夫曰。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杌。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鑒不遠。

漢書劉向傳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呂桀爲戒也杜欽傳欽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谷永傳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呂失之呂鏡考己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國語楚語上左史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淮南子人閒訓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

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孝經孝治章：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禮記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爲之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楛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傳：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春秋繁露郊祭：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

韓詩外傳卷五：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

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卷六。桓公曰。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列女魯義姑姊傳。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无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北宮文子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韓詩外傳卷六。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列女秦穆姬傳。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中論法象。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

漢書匡衡傳。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韓詩外傳卷十。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眚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詩曰。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韓詩外傳卷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潛夫論勸將。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之。旣作五兵。又爲之憲。以

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春秋左氏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哉！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韓詩外傳卷六：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輿駟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駟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質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鹽鐵論世務：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禮記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說苑君道：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春秋左氏傳九年傳。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說苑說叢。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卷六。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

易由言無曰苟矣。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禮記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荀子富國篇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挾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弑其上弑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致士篇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有四術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十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辨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春秋繁露郊祀對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

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

列女周主忠妾傳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无細而不聞行无隱而不彰詩云无言不讎无德不報此之謂也

漢書宣帝紀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各曰恩深淺報之王莽傳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

後漢書孝明帝紀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尙書詩曰亡德不報亡言不讎孫程傳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曰定王室詩不云乎亡言不讎亡德不報陳球傳竇太后崩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讎豈宜曰貴人終乎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卷六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

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禮記中庸。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觀。

列女晉羊叔姬傳。叔姬曰。今胥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善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觀。此之謂也。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禮記中庸。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淮南子泰族訓。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讟于儀

列女宋恭伯姬傳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傳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春秋左氏僖九年傳公孫枝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昭元年傳文子曰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

荀子臣道篇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牖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列女代趙夫人傳夫人曰且吾聞之婦人執義无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郃陽友娣傳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畱又終不復嫁